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illegible]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閲之教上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别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差者

王昭禹曰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綴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也

臣按禮有六禮軍其一也軍禮有五王安石謂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為終臣竊以為有大師之禮以用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終然無大田之禮以簡擇之則亦無以别其材力之强弱技藝之能否心志之離合而致之用焉故必有大田之禮

以簡其能然後知其力而任之而以興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是知五禮皆不可無而大田之禮尤為其切要者也

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謂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平其列以為陳如戰之陳音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吴澂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而春曰振旅者取兵入之義以収其衆而

使之就農也以旗致民謂植旗而期民於其下也鐸鐲鐃皆似磬而大小異鐸其至大者鐸以通鼓鐲以節鼓鐃以止鼓

臣按兵者守國之備茍非素教之一旦驅之以臨敵是棄之而已然兵凶戰危以殺戮為事不可以人試於是因蒐狩而習之因祭以行獵用獸以試術使其目熟於旌旗耳熟於號令或坐以待或作以起進而之前退而之後疾而趨走徐而緩行分

疏而散開急數而屢進皆於是時聞鼓而興聽金而止一旦用其所以田獵者而施之行陳用其所以殺獸者而施之敵人不至倉皇失措紛亂無統也

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陳羣吏撰數擇之也車兵車徒步卒讀書述事為書契合驗為契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將以下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

吴澂曰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灋防寇敵也讀書弃以簿書校録軍實也

丘葵曰帥六軍之帥也門所居之門公邑閒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謂六遂茇舍之教乃寨法専以辨軍之夜事盖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鼔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眛於是専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

姦細及間諜等事

臣按所謂撰車徒讀書契如今人按簿籍以點名也觀其所謂辨軍之夜事可見古人教戰不徒教其晝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此所以舉無廢事而兵無敗陳也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為常）諸侯載旂（交龍為旂）軍吏載旗（熊虎為旗）師都（謂孤卿之位）載旜（通帛為旜）鄉遂載物（雜帛為物）郊野載旐（龜蛇為旐）百官載旟（鳥隼為旟）各書其

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

吳澂曰於中秋言治兵者禮春夏不興師秋乃出兵之時也陳旗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

臣按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陳又曰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田如蒐之法可見四時教閱之法皆同各隨時舉其重者而言互文以見義也後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閱者宜詳考而兼用之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羣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脩戰灋虞人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也弊旗仆旗誅後至者仆旗而誅後至者之乃陳陳兵列車徒步卒車徒如戰之陳皆坐使坐聽誓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仆者車徒皆作起也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第二表乃止三鼓摝掩其口而振之鐸

羣吏弊旗又仆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聚足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而進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闋鼓以三為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吳澂曰仲冬農暇故教大閲以簡車馬習戰陳尤詳於三時萊所田之野謂芟除田野以便馳驅也表所以正行列者於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則三百步又五

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總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矣建旗後表之中謂第四表之中央也質明弊旗謂期衆之至須早故明以仆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聽誓也陳前謂南面鄉表也中軍謂中軍將也令鼓者鼓以作士氣也鼓人師師旅帥也司馬謂兩司馬振鐸以作衆也及表乃止謂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摝鐸摝者掩鐸之口而振之所以止行息氣也又二鼓而車驟徒趨及表乃

止謂自第二表前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謂自第三表前至四表也鼓戒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闋則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敵服矣鳴鐃且卻謂軍退則卒長鳴鐃以和衆鼓及表乃止謂自前表至後表而止也

臣按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振之為言收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農務方殷故收其衆也夏氣炎熯萬物告成故以茇止為名而教之

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爲教而教之以晝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則通以三時之敎而竝舉焉故謂之大閱也國家大事在戎而國之安危下之生死所係當承平之時而習戰陳之法異時有事驅之以臨戰陳冒鋒鏑將可以全勝卒可以全生而國亦由之以全安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有所辨也辨之於豫則兵知將意欲有所謀爲不待言語告詔曉然自喻於耳目之間耳目有所見

聞則心運於中而手足應於外凡士卒坐作進退遲速開合之數皆將意之所欲為者也如此是惟不戰戰無不勝矣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鐲鐃茇舍所辨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於大閱則兼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師布陳缺一不可三時則各專習其一冬閱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精熟合之欲其貫通是知先王教戰之法雖多端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為亦非

一日可了人多則難齊必欲齊之不能人人以戒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聲聲有不同則事亦隨異有旗物之節節有異形則事亦隨别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盡記也日多則難防必欲防之晝有晝之事夜有夜之事晝則為旗物之號使之視龍虎鳥龜之像而知所向夜則為名號之别使之聞門名縣鄙之名而昇於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

遼曉也夫三時各辨一物則習之熟而諭之深矣苟非合三者而竝閲焉又安能通融而盡其用哉此歲終所以必有大閲之教也惟今朝廷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非嚴寒盛暑不息比周人之教閲止於四時尤為數矣但所以立為之法者未必詳盡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盡心臣願特敕有司集會文武大臣典司政本及知兵法者斟酌古今事宜立為定制頒之將領俾其按此教習每歲仲

冬車駕親臨大閱之而施賞罰之典焉如此則列屯坐食者皆精兵而用之天下無敵矣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朱熹曰先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臣按古人多因田獵以講武事其所以為田者非

荒于禽也是時周室中微玁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北伐南征以成中興之功詩序所謂復文武之竟土者此也東都之會久缺田獵之禮不講於是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因田獵以選車徒蓋借蒐狩以講武事以益嚴其内脩外攘之治焉耳非專為禽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熹曰此亦宣王之詩

呂祖謙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盖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臣按先儒謂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於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旗車斾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嚻嚻徒御

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掌也積禽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禱頌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綜理之周密盖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兵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

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傷乎

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囿具囿之類每歲仲冬以後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何休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程頤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

臣按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之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禮行之諸侯則為僭行之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後世雖有教閱之事而其禮不備在漢唐亦間有行者乞勑禮官會本兵柄者考究周官及漢唐以來典故著為大閱之禮除逐

月將帥自行教戰外每歲仲冬請車駕幸教場行大閱禮以考校將領及軍士技能以賞罰升黜之使天下四夷聞之知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如此不敢萌非分作亂之心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香草以為防田之大限置旃旌旗之名以為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也以葛或作覆質質椹也以葛覆其椹以為槷門中闑也流旁握謂兩車轊頭各去門邊空握四寸御轚挂者不得入車軌塵謂車不得入門車軌之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

搿禽旅
搿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亦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臣按古者因蒐狩以習用武事非徒以習戰以行禮也非徒以尚勇力以表仁義也假艾蘭之草以為防置通帛之旃以為門以毛布覆門臬恐傷其

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其能御也車轍之塵則欲其不遠馬行之蹄則欲其相應禽之羣隊則欲其不遺若是者非御者不失其馳不能也御者不失其馳則射者闗弓命中矣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面傷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殺迎降也獸之不成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斅幼稚也田雖以得禽為上而戰則以能射為先故於頒禽之際又以射為去取焉

古昔盛時因蒐狩以習用武事是以三軍之衆耳目之所濡染手足之所運動見聞貫熟心意流通一旦臨於戰陳之間進退取舍咸中其節是以軍旅所至無不成功由教閱之有素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

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四時講武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謂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謂禮畢整容而還也歸而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林堯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謂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謂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

少者在後殿師之義皆所謂順也

臣按成周之世田獵之禮每年而四舉三年而大舉出而謂之治兵入而謂之振旅歸而飲至於廟以數軍實然不謂之治田而謂之治兵不謂之田實而謂之軍實以見蒐苗獮狩之行雖曰以田實以習戰也若其所謂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而總結之曰習威儀則又以見凡其所昭所明所辨所順無非以肄習武事之威儀使其有威而

可畏有儀而可象焉後世田獵之禮惟以從禽縱欲為樂而已無復古人講武之制所謂教閲者徒應故事而射之所施戈之所擊刃之所刺皆無所受之地所演者皆虛文而無實用也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周王也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未明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易資財者不求豐

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貳價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明年戰于城濮）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德教民）

臣按晉文公欲用其民以戰而子犯以民未知義與信與禮故未可用也文公於是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然後用之故一戰而能成伯功蓋有合乎

孔子答樊遲之問所謂上之所好禮義信之三事也然聖人所謂好者中心好之自然有以致民之敬服用情而文公則欲民之用而故為是以示之此王伯所以分也雖然文公伯者爾其用民也尚必有以服其心而後用之焉後世則驅之而已矣苟遂吾之所欲遑恤民之從違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地名且撫其民分貧貧乏者分與之振窮窮困者救振之長孤幼孤而幼者長育之養老

疾老而貧者瞻養之收介特單身者收録之救恤也災天災患人患宥寬也孤寡

赦罪重罪戾輕戾詰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淹滯禮新羇旅方新者叙舊

勳故禄勳有功合親九族之親任良物事也官量能授官使屈罷簡東國

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結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

用師禮也

孔穎達曰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即名人以

為兵也簡兵謂料簡其強弱集而簡之且慰撫其人

民也分貧振窮以下皆撫民之事也

臣按簡兵而且撫其民盖民者兵之所自出也為民而設兵兵備而民失其所孰與養其兵哉本朝於邊地命大臣守備而兼巡撫之任即此意也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氏曰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穎達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臣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為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帥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氏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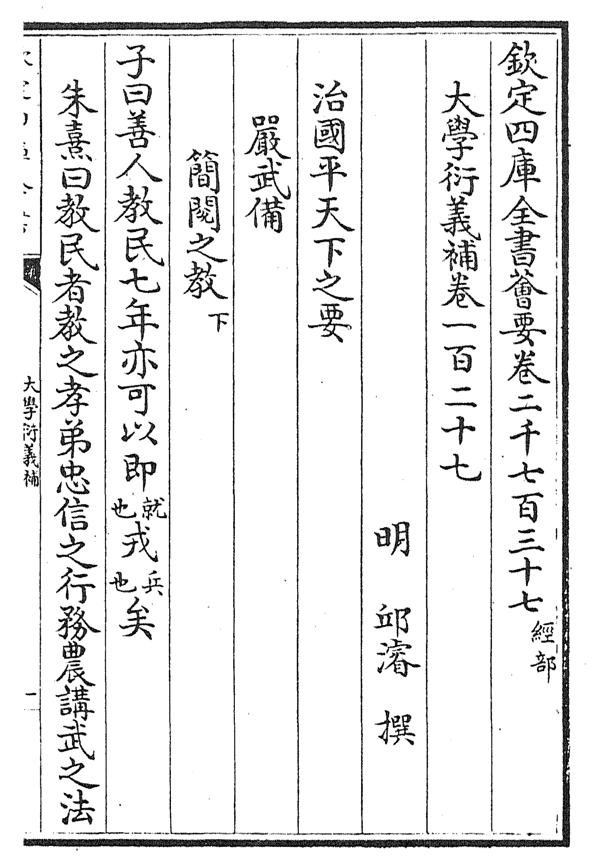
臣按先儒謂教田獵繼以習五戎與車攻因田獵

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以兵法五人為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先王之深意也

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以上論蒐閲之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三十七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閱之教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就也戎兵也矣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臣按先儒謂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人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該且必七年而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嗚呼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夫孝弟忠信之良民然必七年之久而後可以即戎未至七年猶未可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後世召募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盜賊袵金革之

邊氓其敗也宜哉其克有濟者亦幸而已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朱熹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

是棄其民也

張栻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

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

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臣按聖人所謂教民者非但教其武技必先教以文

事也必使斯民知尊君親上之義然後使之執干戈擐甲冑習弓矢以敵王所愾而衛社稷如此則心專於內而堅氣奮乎外而果有不戰戰則無敵矣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輔廣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

侮臨陳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臣按孔孟百世文教之宗而言及武事切切以教為言由是觀之非獨文有教而武亦有教也名雖二而教則一要歸於明民之性全民之生而已然必民性明而後其生可全苟不教民而用之孔子謂為棄其民孟子謂為殃其民為上人者平日不

知所以教民乃一旦驅之以臨鋒鏑則雖不加之以斥逐施之以刑戮其實與棄之殃之也何異嗚呼為民父母不能生養之福祐之而棄之殃之剏又所爭者乃以土地名稱之細故是則孟子所謂民賊者也堯舜之世豈容如是之人哉如是之人堯舜之世尚不之容剏居堯舜之位臨堯舜之民者乃欲自為堯舜之世所不容之人之所為哉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

最
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吴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臣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陳進退名曰乘之而東漢所

肆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陳演之為八八六十四也所謂貙劉即武帝時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膢也膢音劉劉殺也蓋欲習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為禮也

靈帝中平五年詔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胄

介馬行陳三匝而還

蓋勲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秪黷武耳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四出立五表又别墠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墠所建旗為和門如方色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

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隊之法凡教為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為後行旗卧即跪旗舉即起聲鼓即進鳴金即止講武之日皇帝乘革輅至壇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墠北和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

以鼙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為方陳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為鋭陳東軍亦鼓舉黒旗為曲陳

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為圜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鋭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為曲陳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為圜陳以應之凡軍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陳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陳先鼓而為直陳然後變從餘陳之法五

陳畢兩軍俱爲直陳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投旅侍中奏禮畢乃還

臣按教閱之法備於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

中秋治兵王載太常盖一歲四時之教天子再臨
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國家凡百
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焉
歲時雖有教閲然止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
而車駕不親臨焉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
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為一代講武之
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
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

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列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鎗立於陳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宰臣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

節度頗亦失序惟左軍節度薛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納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開元八年八月敕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軍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於師貞以宏武備

臣按唐玄宗嗣位未久即行講武其後又詔兩京諸州簡選教練其不忘武備有如此者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氊罽命强者兩兩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梃為馬檛施諸韋𫄨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遷隷之自是師旅皆精鋭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

與從官登而觀馬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强平射者爲上等艱於引滿者別爲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爲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遷隸之至道元年又閱禁旅有挽强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陳挽彊彀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陳數萬成列者乎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弛而為講校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劒舞皆能擲劒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鍔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劒舞前導觀者神聳

臣按秦人以講武為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為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懾伏外夷

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鷙而輕我中國也後世所謂角觝之戲日巧一日其間有妙捷如神者非積以歲月之久演試之勤不能造其極如此也習成之後止以資人笑樂顧於訓練軍伍之法茍應故事有同兒戲是以真為假而以假為真也今日操練軍士誠使馳馬擊刺者皆能如優人之角觝每遇外夷朝貢燕享之際出以示之使彼目眩而神聳是亦不戰

而屈人之兵之一計

真宗咸平二年大閱諸軍詔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之東武村為廣場憑髙為臺臺上設屋構行宫其夜三鼔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竝戎服至行宫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從於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

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駴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陳畢令解鐙以弩弓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

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祗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輙禁止

臣按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臨敵難用可謂切中教閱之弊夫戰必用兵而五兵皆莫利於弓矢故操練以弓矢為大用請凡軍士各執一器如鎗刀之類然皆必兼以弓矢焉是則長短之兵各具於一人矣每月三操之際而以一

日專習長兵校其能否高下以為賞罰必全軍皆

善射之人則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又人情由難及

易易由輕入重難今之操兵者往往不擐甲而輕

衣而所執之兵又用輕物代之一日遇敵驟加以

厚甲重器必至於顛躓矣此亦操兵者之所當知

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

某事請某事輙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

自是數年敵不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為病沈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强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為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臣按自古以弓弩為中國之長技古之名將所以

守邊禦敵者往往以是取勝載之史冊可考也沈括謂含我之長技强所不能何以取勝吴玠謂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使其衝突不能相及觀二人言則知中國技之所長者誠在於射然非教之有素而激勸之有方則亦不能使之射遠入堅而洞重甲也請於常時教閱之外許邊將用种世衡課吏民射法於過失之輕者差役之冗者以射中否為賞罰操縱則人人自勵皆精於射而中

國之兵無敵於天下矣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皁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稟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飢寒此軍情所以易動

也

臣按軍情所以易動者由其無恒心也何也盖上之所以給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用度者不貲用度不貲則衣食不給衣食不給則無恒心矣用無恒心之人以待不可測之變欲保其臨事不變難矣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軍情所以訓齊之者其嚴如此然不得衣紅紫可也而亦不許衣皁及葱韮不得入營門則甚矣無故不許羣飲可也

歐陽脩言於仁宗曰數年以來點兵不絶然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

臣按脩此言切中時弊

神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

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捽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又曰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鬭只衮作一團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陳各有條理方得

臣按行軍不可無陳而陳法必有據依自昔以來所傳者雖多然皆以八陳圖為得其法說者謂八陳始於黄帝用之以破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

陳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桓温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陳法隋韓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為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者六陳也宋蔡元定為八陳圖說朱子謂其分開方圖陳法不相混雜亦有取而又嘗與之論陳法元定曰譬如一箇十分雄壯人與一箇四五分人廝打雄壯的只有力四五分的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的更不費力

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

由此言觀之則訓練之間不可不知古人陳法也

明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諫蘇轍言諸道禁軍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兵其餘止一教朝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懵者

頗以為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鬭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

臣按軍士之所以善戰非但熟於技亦必養其力非但養其力亦必得其心苟於無事之時未戰而先失其心耗其力一旦驅之以禦敵心不在焉而氣力不足以繼之彼雖熟於技而精於藝而不為吾用用之而不盡其心亦安能成功哉本朝之制每月三操而於極寒極暑之候皆停焉其為法也

可謂得中矣

蘇軾進策於其君有所謂安萬民者其别曰教戰守有所謂訓兵旅者其别曰倡勇敢教戰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

刈殺伐之際而不慴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且夫天下固

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
而有此亦不然矣天下固不免於用兵所不可知者有
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
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
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
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
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
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

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蘇氏之策欲無事之時士大夫皆尚武勇習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其勝負以為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臣竊以謂今天下州郡凡要害處皆設衛所以養列屯坐食之官軍以為民衛民既出賦稅以衣食之而又使之執

干戈以從事乎軍旅則民有辭矣然則今日官軍之外民兵不可用歟曰有事之秋禍變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於此教而用之非但為國亦以為民也彼又將何辭乎不得已什伍之以協助官軍事已即休可也

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

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

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
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望其為倡故凡緩急
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

臣按蘇軾此言真得夫激勸用人之道但其所謂
視其勇者而陰厚之陰之為言豈王道蕩蕩光明
正大之謂哉臣竊以為其言雖不能無偏而其策
則為甚善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為二等擇
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為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

次者以為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為賞費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為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為上五矢以上者為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為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斗其他技能以此為準用蘇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旣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為

人所皆習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隨衆退避不可得已如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為上所用有勇者為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為衆人之倡者矣

胡寅言於高宗曰減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

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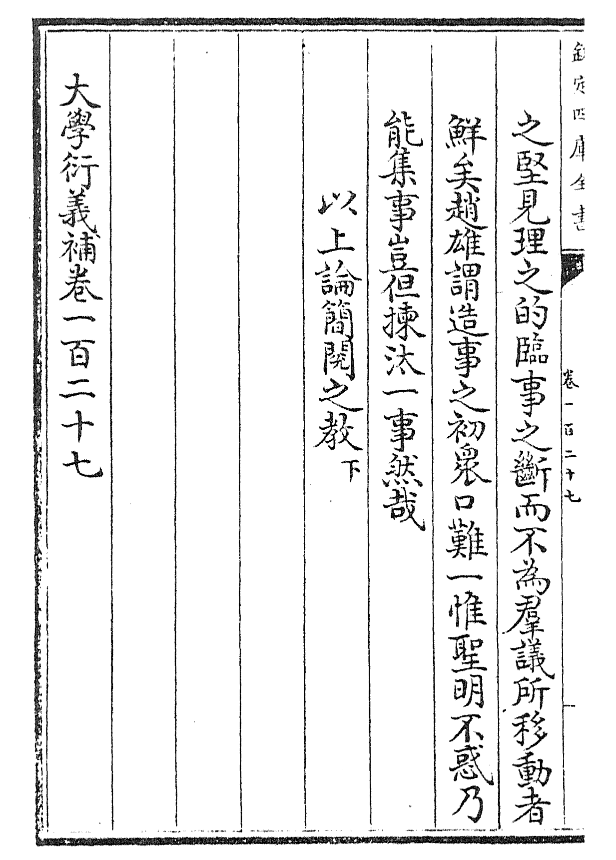
臣按寅所言治軍虛實非但一時事也人君以誠為治凡事皆然而於治軍旅尤不可務虛文而不

崇實效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

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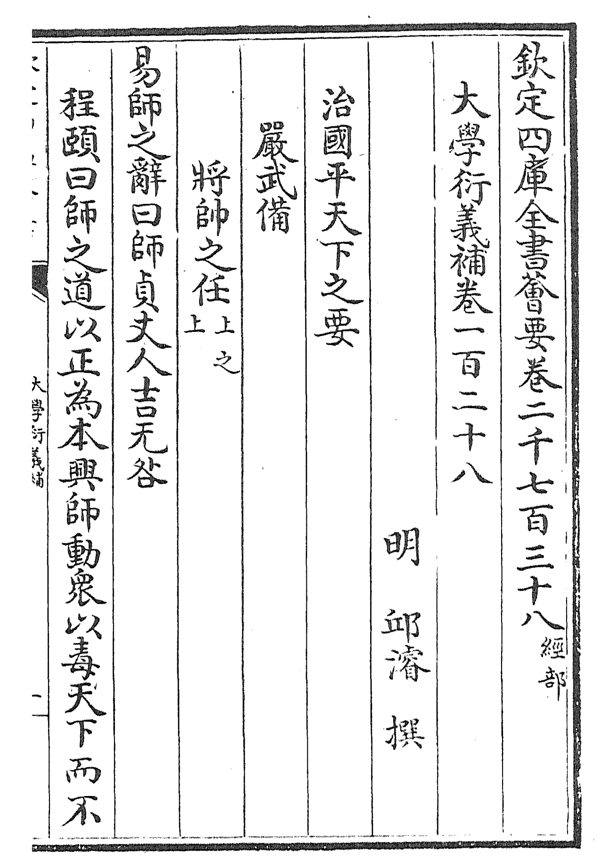
臣按人君惟不惑於羣議乃能成事況軍旅之事尤難於逆料遥度往往有意外之變報復之禍人臣非真有爲國之心者不敢建議自非工人持志



之堅見理之的臨事之斷而不為羣議所移動者鮮矣趙雄謂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豈但揀汰一事然哉

以上論簡閱之教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八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將師之任上之上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頤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

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熹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呂祖謙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

也苟五不應師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無君之應豈非天下之至險乎

臣按先儒謂用師之道利於得正則不正不利可知矣丈人則吉而不任老成之人則凶可知矣然師既以正動而又任夫老成之人然非在上之人為之主宰則亦不能以成功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頤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人臣之道於事无

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郭忠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

丘富國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

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

臣按人臣無專制之義故受閫外之寄者有剛中之德而又適時中之宜然後可也然必有王者之錫命至於再至於三焉承天寵之優布懷綏之德如後世所謂便宜行事者然後專之也不然非吉善之道也故為臣受命必協乎中道為君命將必錫以寵命則臣無專擅之過而君無中制之失而

師無有不利功無有不成者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頤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無功所以致凶也

楊時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禀命不一而無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

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

楊萬里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臣按朱氏本義解輿尸為師徒撓敗輿尸而歸足以為犯非其分者之戒今從程氏傳以輿尸為衆主者以為人君倚任將帥之法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頤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朱熹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人君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臣按人君使其臣以統師馭衆固不可以不審尤不可以不專不審則使非其人或至於喪師而辱國得其人而任之不專則事無統攝或彼或此而不歸於一是亦覆敗之所由也使一人焉以為三軍之司命人命之生死疆場之得喪國家之安危

皆繫於斯苟使之而不當使之當矣而又使人參之皆足以致凶而取禍人君之使人固不可以不謹而况於任將授師乎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檀木為車煌煌鮮明貌駟騵駟馬白腹彭彭強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作亮佐助也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會戰之旦清明

朱熹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

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者必以太公為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如鷙禽之擊羣小雛然所至披靡夫豈有當之者哉此其所以為

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輔廣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臣按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受命以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寧天下也何則天下之所以不寧者以爭心之未息也爭心未息則見利則奪見便則乘此王國所以靡定也王國靡定則強之攫而弱之食王之心曷由而寧乎必欲王心寧必須王國之定必欲王國之定必得滔滔洸洸之武夫而經營四方以告成于王則四方平而王國庶

幾乎其定矣宣王之用召穆公穆公能體其欲寧天下之心而為之經營此王之心所以載寧也歟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大祖（始祖）大師（皇父之兼官）皇父整我（為宣王之自我）六師以脩我戎（兵器）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甫）命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之事）就緒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

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旣命皇父而又命程伯休父者盖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内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楊時曰聖主得賢臣而宏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易未濟六五之光亦

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為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於家庭功勲閥閱允

孚於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失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

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人君擅一
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
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
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
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
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
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
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

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

高閌曰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况已知其不賢而强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

吴澂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鬪之事乃使其

臣將兵於外久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臣按高氏之言用將之道吳氏之言用兵之道胡氏所謂三策則馭將之道也人主惟不知其臣之不賢而以為賢故使之知其不賢而使之者蓋鮮矣知其不賢而使之者必其久掌兵權不可猝去故不得已而使之往往置嫌疑於心而假以兵權一旦事機彰露而馴致於不可駕馭亦有之矣非

但棄其師而已也春秋書鄭棄其師不但責其君
兼責其臣後世有國家與夫輔人之國家者其尚
以春秋為法而謹其微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
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楚邑）終日而
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賀子文子文飲
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
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

何言所得不補所失　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蘇軾曰蔿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臣按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其所以為剛者得其中矣徒有其剛而無禮則是強愎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之為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以之一乘且不可況三百乘之多哉是知禮也者治三軍之本也子玉為人以一少年之蔿賈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為尤難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有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而治兵也又能以禮

以一禮為三軍之約束譬則束茅葦焉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整然齊矣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治兵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二十七年

臣按文武非二道也為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臯陶贊堯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為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為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為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苟專以能戰鬬驍方畧以為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人厲兵言其器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方慤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

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

臣按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是以孟秋之月盛徳在金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又於所選士之中簡擇其桀俊者以練習之以待不

時之用然既練習之矣若夫有事之時則又於禁御之中而任其有功者蓋兵凶戰危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關焉必須嘗經戰陳而屢著功勲者然後用之而用之又必專焉謂之專者付之以閫外之寄權必歸於一人事不從於中制也然月令以此為孟秋之令豈每歲至此而皆出師遠征哉蓋著為此令無事之時豫於此月而詔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有事之時必待此月而專任有

功以征不義誅詰暴慢所以然者明好惡之所在

使四方萬國咸知天子之所好者仁以恤下暴而

肆虐者則惡之所好者忠以敬上慢而無禮者則

惡之好惡既明人心順服無敢暴上慢下而為不

義者也有不義者天子必命將帥征之每歲於是

月而一申明焉孰敢違王好惡而干天之誅哉

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為將孫卿子即荀曰知莫

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

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又行也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權無怠勝而忘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悋賞五權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至一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

二至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三至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謂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臾不敬也慎行此

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臣按荀卿論為將之道至矣盡矣所謂可殺而不可欺百姓敬謀敬事敬吏敬衆敬敵而總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卿之此言盖有得於洙泗之餘論而與孫吴所著之書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至若所謂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斯三如者為將行兵而能

恆以此一敬存於心念念在茲事事在茲而又以是三如者凡戰凡行凡有功皆如斯言則永遠無覆敗之患而可以方行於天下矣

以上論將帥之任上之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九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上之下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seal]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臣按此九徵者莊周以為孔子之言引之以為泛觀人之法而六韜之論選將亦以八徵為太公之言所謂八徵者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其言與周蓋相

出入雖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君選將參以二家之說而驗之則其人之賢不肖亦可得而彷彿矣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臣按理官者掌刑獄之官也夫掌刑獄之官必無一毫之私以制人之死命然後可以為理官為將之道亦猶是也

又曰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

將提鼓揮枹音桴臨難决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

臣按天下之道二吉與凶反順與逆反生與死反所謂吉順生人之所欲也凶逆死人之所惡也於

人所惡之事非不得已烏可以用之哉是故國不得已而後至於用兵士不得已而後至於將兵可一而不可再可暫而不可常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豈真無哉甚言國之用將不可有制於中而士之為將亦不可有所制於外耳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

臣按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之輔佐也豈一劒之任哉以一劒為任史所謂劒客也

六韜曰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

彊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臣按古今論治者皆知相爲國之輔而不知將亦國之輔也蓋國之有將相如人之有兩手鳥之有兩翼闕一不可相得其人則國體正而安將得其人則國勢彊而固是故治忽在乎文文之所以備相之輔也彊弱由乎武武之所以周將之輔也

三略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臣按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人君擇將當以未用之

先詳審徵驗然後用之既用之後付以便宜之權俾其隨機制勝可也苟進退皆從内制非獨將之功不成而君之心亦勞矣

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彊輔隙則國弱

臣按輔之為言夾車之木也車非輔則無蔽國非將則無威然為將者必才智全而無欠闕謀猷密而無罅隙然後其國彊焉不然中有空而不全外有間而可入則威不立威不立則勢不振勢不振

則日流於衰弱矣

漢高祖為漢王時初得韓信欲以為大將呼信拜之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臣按古者豪傑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禮然後肯盡忠竭力以為我用茍待之以常調則彼亦以

常人自居雖有奇才異能曷以自見哉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臣按古人之遣將必問敵之將何人先料彼之將與已之將相當否然後遣之因其所任則可以逆計其勝負不待臨戰陳而後決也

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冦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按錯言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林林者皆民也民之稟賦有彊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編集為兵精而擇之教而練之作而起之則皆良兵而可以取勝矣然非求於林林之衆而用其糾糾之良雖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奮雖多亦奚以為哉是

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後可以成千萬之勝然千萬人之中羣居而混處未易以識之也然欲識而拔之其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讎而疎不以罪而廢是故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疎賤孫武之凡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隷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叅軍平蜀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

附晁錯以形貌䦱閲計其閒哉

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按錯謂器械利卒可用將知兵君擇將四者為兵之至要臣愚以為四要之中而君擇將一者尤為四要中之至要者焉蓋將得其人則士卒用命而器械無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將統用命

之卒用精利之器則兵威振國勢彊而四夷服矣

光武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敕無為郡縣所苦

臣按光武所謂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興師旅以征伐所以除盜而安民也然盜豈自外至哉即

民之爲也平定安集則民去盜而復爲民矣爲將者必掠而屠之以張威立功盜則除矣而民亦從而損焉光武之爲此言眞知帝王用兵之㫖也哉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一匹夫敵耳

臣按爲將之道不過乎智勇二者而已勇以決其行智以運其用蓋當夫受命決戰之時無敵於前

無君於後奮發而剛彊固是勇也然而必有怯弱之時焉則是智而已矣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戴溪曰所謂制者何紀律是也兵有紀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

能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為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舍此雖太公莫之能行矣

臣按兵貴有制將貴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將之能否是以君之擇將必求其能不能者決不可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之可以無能也將既無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觀之選將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蓋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擴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盡

合衆人之能以為一已之能用此有能之將而統夫有制之兵進退分合左右以之無敵於天下矣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天下雖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將相與圖

回廟堂彼於用兵皆身所涉歴不但耳聞目見而已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資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臣按國家不可無老臣而於將臣尤不可無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語有之智如禹湯不如更嘗

又曰百聞不如一見老將吏嘗軍士多矣雖其辯論計慮未必竦動衆人而出其表然其所言論皆其所更嘗非無徵者故趙充國既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嘗與參兵謀問籌策其後段會宗為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得此意也

元魏明帝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

懷雄圖鋭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徳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臣按思令此䟽雖言當世之弊然後世世將之弊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人果何以將否僥倖無

事徒以備員彼騃魯不自知苟快目前不顧後患固不足責矣而有國家者承祖宗百戰之餘所得之境土而付之騃童庸豎一旦有事彼豈能支之哉

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懐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臣按秦築長城以備虜延長數萬里役死百萬人

太宗以一人而當千萬里之衝而衛千萬人之命

其過於長城遠矣

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

在我云耳

臣按王者用兵貴乎有節制彼幸而勝亦幸而不敗皆非有成算者也是故有節制以不敗有成算以取勝是謂萬全之師

陸贄言於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鈇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

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經綸之術豈不都繆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

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臣按贄所謂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此可以為人主委任將臣之法至謂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誠此可以為人主賜詔將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末言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於順物情其㢢在於通時變此數語者非但用以制軍馭將凡處天下事皆所當然

贊又言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惟在所馭朝稱凶悖夕謂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四者皆漢高祖所用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齊桓用管仲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晉文公用寺人披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

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

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

恩安敢歸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陳曰

無忿疾於頑

臣按自古聖賢有改過之說而用人者亦曰使功

不如使過況乎用兵戎之士而又當有事之秋尤

不當責以全而求其疵也

宋蘇洵曰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

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
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
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臣按將相二者皆國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
繫者也洵謂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
戰必勝攻必取如此之將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
此誠不得與相侔若夫折衝精神之將恃夫環衞
而姦盜自清處夫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

事自有廓清之功將而如此其功豈下於相哉

蘇軾曰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蒍賈觀之以為剛

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臣按軾謂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真有見之言也夫試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誠未見其必然也惟試之以一官使之臨衆而涖事則才否見矣才則用之否則否

蘇轍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

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宋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令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

哉

臣按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擇其利多而無害者為之斯可矣然所謂利者非便於己私之謂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無禍害是也是以君子貴乎講學以明理公心以處事

轍又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

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

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令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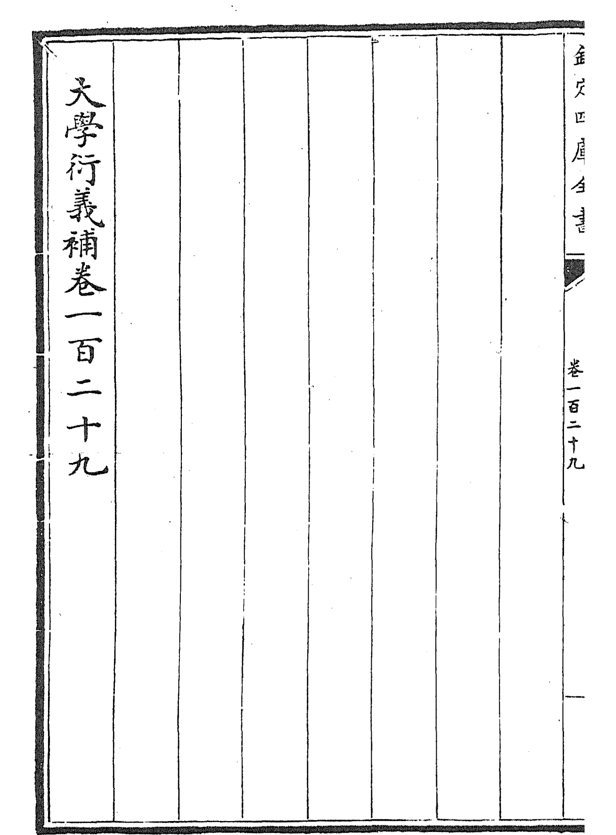
以百萬之衆而嘗患於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彊敵而不敢輙近

臣按轍此言曲盡用將之道朝廷用將而能假之以權豐之以財而不繩之以文法小故則將得以盡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戎行蓋躬自為將者也故

知為將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將兵者以將將

此所以將盡其才而國賴其用也歟以上總論將帥

以上論將帥之任上之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九